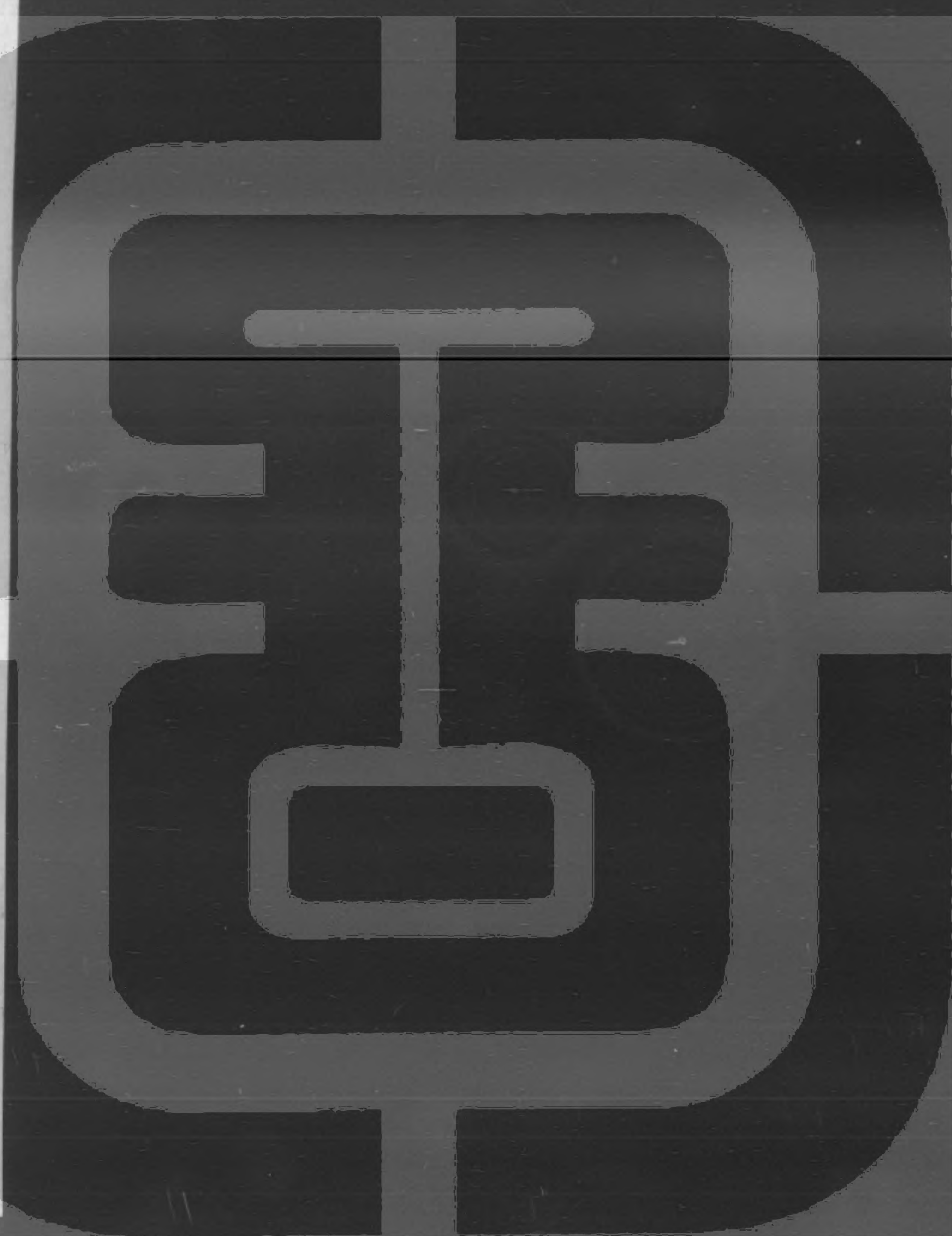


宋朝事實



宋朝事實卷五

宋

李

攸

撰

郊赦二

英宗治平二年南郊御札內外文武臣僚等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始故禮有報本反始而祀天地尊先祖于是乎致虔恭焉國朝之制郊以三歲而自皇祐癸巳一紀于今鑾輿之行不踵乎經涂皇邸之設不嚴乎大次交神之道豈不缺然也哉朕以冲眇之資荷顧託之重魏乎王公士民之上凜乎宗廟社稷之寄日慎一

日惟恐弗任而三靈眷懷億姓禔福天清日潤雷動風行嘉生沆臻氛祲蕩定固可以薦四時之和氣總萬國之歡心以報本乎天地而反始乎先祖也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攸司務勤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科率必循其故毋或煩民故茲札示想宜知悉赦文門下朕承祖宗之休託王公之上纘嗣丕業誕隆慶基我仁考體道誠明率仁高厚躬履純儉天俾壽域熙然億兆之懷隆于父母之愛禮樂明備制作成于百年書軌大同歡心達于四表憲度著

明而可則軌迹夷易而可遵肆朕冲人適當大寶祇荷先訓仰繫母慈永念繼體之艱居有涉冰之懼日慎一日三歲于茲曷嘗不究皇極之建中順乾剛之正命登籲賢俊監循典刑未明以求衣中旻不暇食宮室苑囿之好或弛以便民鐘鼓管絃之音固不以足欲前日文武多士中外羣臣連上封章求薦稱號朕以繼志述事未有以揚緝熙持盈守成未有以彰休烈下之方以底百室之富上之方以接神人之歡義所未安抑而不受豈自以得勤民之意蓋將以洪修己之誠深惟就國陽

郊肇禋吉土振古盛節本朝上儀儲精迓釐欲止不敢
惟孝能饗庶幾與焉是以因黃宮之氣升迨南極之景
至躬執圭幣潔修粢盛裸薦清廟之廷燔燎泰壇之奠
侑以烈祖對越上穹于時祥景晏溫大圓精粹和氣充
塞積暘肅清茲皆諸神受福于懷柔有昊眷顧而饗答
發祥降祉豈獨朕躬之敢專洗心自新嘉與海內之均
慶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崇大報之禮有以達于誠心
覃渙汗之恩是用孚于至信期爾阜安之俗旣臻恥格
之風尚賴忠藎揚庭明謨在服共勵勅天之志永底無

疆之休主者施行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韓琦曰
初服滿恐未當出琦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未嘗
郊見天地力請行之故事郊廟讀祝冊官至御名必起
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回班迎向英宗皇帝初
告廟詔讀冊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回班迎向
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

四年英宗手詔放治平二年南郊赦前編管人罷陝西
衙前配買修河木植而罷江淮近歲衙前復乞置村鄉
酒場強率人沽酒者時上不豫猶勅輔臣卽時施行之

英宗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肆赦韓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類如此

案東都事略及宋史俱不載是詔此可以補其闕

赦文

案此為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南郊大赦詔也此書失載年月日永樂大典舊與上英宗事連

寫誤合為一今以宋史攷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崩神宗即位踰年改元熙寧詔中有述遵無改再葺于此等語故知門下王者祇遵聖緒所以永無疆之休對越

顯穹所以凝溥將之命朕惟列聖垂統盛德在天積累

熙洽付昇冲眇夫以制作大定之丕矩在宥恥格之休

風夷易所存燕翼維允肆朕述遵而無改恭默以仰成

再葺于茲百度咸若是以羣生蒙福方內大寧稽人有

秋而屢豐遠夷稽服而慕義兵革靡試疵癘莫興蓋昭

天之功自上仁而已厚故佑天之澤迨下武而方深乃

眷太和實荷隆慶內惟寡德懼不克任粵稽拜賦之文

茲有就陽之祀報本反始事孰重焉夫恭之所隆不可

以恩揜禮之所闕尚貴乎義起矧乃真聖舊章著為成

訓摺紳頤論折衷前經斷自朕心博觀輿議是用因一

陽長極之敘舉三歲親見之儀胡薦殊庭寶祿清廟而後升禋燎于泰時合陰祀于柔祇昭假上靈配侑列祖六樂備舞萬玉旅庭侯衛駿奔蠻夷聳觀至誠胥感方交神而塞明祥祉來臻且日升而川至顧予菲質敢以專享思與黎庶同底日新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接三神之歡惟禮可以致孝饗均兆民之慶惟刑可以示哀矜茲朕一心期底于道尚賴股肱碩輔陪側蓋臣共勵協恭之誠以格可封之俗

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赦文

案東都事略熙寧七年冬十月己未合祭天地于園

丘大赦宋史作十一月己未攷是年十月無己未此門作十一月二十五日與宋史合可證東都事略之誤

下王者欽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享所以詔天下之

恭假廟而烝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烈

案此書不載熙

寧七年但詔中有洪惟五聖之烈一語其為神宗無疑神宗凡四郊其前後赦文俱可攷見故知此為熙寧七年詔也 誕輯百王之文肆予冲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

稱維一誠可以展大報之儀祭不欲煩維三歲可以述

躬行之典協會康年之順道迎至日之長是用朝薦殊

庭裸將太室乃進登于陽時以哀對于皇穹合祛柔祇

陟配文祖祝燧告潔贊犧尚純大樂變音舞奏而諸物

至二精揚燎煙升而萬靈交方丕事之獲成敢蕃禧之
專享宜敷大號以資多邦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意盡
精禋既秩宗祈之舉政施惠衍亶昭慶宥之行維時黎
元綏我德澤尙賴謨明四近忠盡羣材儀圖新美之功
勩相隆平之運同底于治永孚厥休

熙寧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文門下國莫重于
祭所以作民恭之先禮無大于郊所以報物生之始朕
懋建丕命寵綏庶方夙寤晨興任大守重惟文武之謨
烈心罔敢弗承惟上下之神祇志罔敢弗肅聿修三歲

之祀稽用一陽之正嚴大路以備儀款殊庭而先享於
穆清廟怵惕以見祖宗爰熙紫壇明察而事天地推本
陟配升煙合禋裒萬靈而誠交變六樂而物至顧迄成
于鉅典敢專享于蕃釐渙揚予恩敷錫爾衆可大赦天
下云云於戲答三才之奧無以稱德產之微均萬國之
歡有以知惠澤之至尙賴左右勵翼內外交修永孚厥
休同底于道

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南郊赦文門下天者物生之始
非肇禋無以極其誠親者民恭之先非假廟無以致其

孝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之祀顧循沖人嗣膺歷服
 敢不祗率以時飭修然而禮意寢而不明樂文雜而未
 正故刺六經之說攷諸儒之言緝熙曠儀是正鉅典奉
 鬯以款真宇裸鬯以享宗祊齋戒乎端誠之宮清肅乎
 禮神之囿陟配烈祖對越穹昊于時維太常之旂備金
 玉之駕迺措大圭以為國之綴迺服大裘以放古之文
 欽柴之燎四施燭煬泰一園鍾之樂六變噉繹崇丘孝
 奏而日月光靈游而風馬下顧獲成于熙事敢專享于
 蕃禱宜大澤之肆均與羣生而共慶可大赦天下於戲

答三靈之介祉既秩于宗祈格四海之歡心在敷于惠
 術尚賴秉文之輔經武之臣相協厥恭同底于治布告

遠邇使咸聞知其年遂罷合祭天地

竝依南郊之儀六年太常禮院上親祀儀竝如南郊十
 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遂罷合祭其北
 郊當時未行也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

原註蘇轍郊祀慶成詩注云有司
 欲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
 黑緇代之案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此書
 失載年號以詔中復舉熙寧故實核之宋史知在是年
 也

赦文門下朕承六聖鴻烈之休御千載丕平之運述
 觀歷代之治無右本朝之隆充塞乎協氣之流洋溢乎

頌聲之作然而重熙累洽所以應之者惟艱持盈守成
 所以保之者靡易顧茲冲昧紹乃基圖永惟幾深罔敢
 逸豫仰賴文母維持我家保佑八年之間申錫九疇之
 敘賓禮故老子惠困窮上順帝心下從人欲廣祖宗之
 遺澤蒙天地之降康欽言肇郊躬行大禮念嘗再饗乎
 穹昊未始祇事乎皇祇是用推本建隆之舊章復舉熙
 寧之故實案自元豐六年罷合祭天地雖定親祀北郊
 之儀未之舉行至是呂大防蘇轍等謂合祭
 天地為是宜依熙寧十年故事執鬯以裸八室尊玉以合
 兩儀嚴烈祖以配天洽百神而承宇于時禮行而誠意

格樂變而祥光浮誕受三神之釐敢專四海之福宜均
 博施溥宥羣倫可大赦天下於戲乾坤之元始生仰俯
 之觀象法以為羣臣之道以成覆載之功咨爾內外之
 庶工咸罄文武之致用惟新厥德永孚于休原註蘇轍
 詩注又云

上至太廟門降輅郊壇止百官回班去
 黃道禱皆祖宗故事去繳特出上意

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文

案東都事畧哲宗元符元年
 十一月甲子祀昊上帝于

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分祀南
 郊日日及赦文攷之當在是年也

門下朕保極以宅

師奉先而繼統駿惠先烈慎懷永圖躬攬萬幾于茲五
 載顧德不敏賴天博臨四夷咸賓萬邦作乂師干獻捷

案東都事畧是年五月破夏人于大沙堆農扈告豐錫之珍符案東都事畧是年三月成

陽民段義授以神策嘉瑞紹至禋氛亟消豈眇末之克

堪實穹旻之眷祐興言大報莫重禋郊是用遵昭考之

詒謀舉隆周之墜典稽協彝制發揮禋容未奉皇祇之

祀先嚴蒼昊之饗案哲宗紹聖元年以張商英言合祭非古三年詔罷合祭議分祀南北郊

至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園丘遂罷乘一陽之復習

合祭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

三歲之祥卽路寢以齋居至殊庭而朝獻廣牡肆祀初

假廟以詔虔欽柴宗祈遂升壇而謁款配侑烈祖對越

明神樂成繹純禮敬敷備于時乾端澄霽冬序晏溫靈

心嘉虔精意昭格師象山則孝奏天儀申命之休既昭

受于上帝斂時之福其敷錫厥庶民揚于端闈孚我大

號可大救天下於戲告成大事敢專享于蕃釐申省肯

災宜溥覃于曠澤尙賴輔弼寅亮官師協恭共維太平

之基永底無疆之祚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門下朕紹

膺寶命祗遵洪圖躬勤儉以御邦本寬仁而敷政維先

訓是式維師虞是從永言繼序之艱克謹持盈之戒荷

皇天之降佑蒙列聖之詒謀方夏又寧蠻夷賓服三時

不害六府孔修建皇極而王道明即康功而民志愜以
 迪純熙之運以彰平富之風豈朕德之能勝繫帝臨之
 下屬肇稱禋祀祇答閔休是用參酌上儀鋪昭曠典奉
 神考恭行之志繹紹聖申講之文將歲事于皇祇先致
 饗乎穹昊迺候景消日飭躬詔虔裸清廟以肅將款圓
 壇而拜享侑我烈祖秩于百神禮嚴欽翼之容樂備雖
 和之奏蒼璧既奠紫煙具升于時乾象潔清靈心嘉饗
 和氣洋溢景光陸離瑞慶大來俾緝熙于純嘏膏潤并
 受用敷錫厥庶民豫建新元誕揚渙號可大赦天下於

戲潔誠拜貺永祈申命之休肆宥均釐時乃配天而澤
 尚賴成德之彥正事之臣率黎獻以協衷欽庶明而懋
 績贊我溥將之緒迄茲伴奠之游以明年正月一日收
 元為崇寧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郊赦文

案東都事略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園丘此書失載年號以月

日及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門下裸獻清廟所以承
 祖宗之靈禋祀紫壇所以答乾坤之貺朕駿膺寶命龍
 受寵禧丕宣文武之光盡緝熙豐之典取士于學稽古
 建官亮采百工庶幾三代凡厥成王之式率由昭考之

行而九廟垂休

案東都事略是年八月建九廟詔已祧翼祖宣祖廟並復

兩儀協佑

生民底乂年穀屢豐修德錫符上燦璣衡之政鑄金象

物下隆鼎鼐之基

案東都事略是年六月籍元祐黨人司馬光等刻石于文德殿之東

癘聿消雨暘咸若茲豈眇躬之能假時惟上帝之弗違

是用奠玉陽丘莅牲泰時嚴配烈祖對越皇天于時圭

景晏溫璇穹澄鑑二端立而禮無不治六樂變而物罔

不興靈心載嘉精意咸享受茲介福豈予一人之敢私

錫厥庶民思汝萬邦而共慶我有渙號揚于端闈於戲

作善降之百祥既茂膺于純嘏惟天佑于一德可共翼

于丕平尚賴三事股肱百辟文武咸勳同寅之業永底

無疆之休

案東都事略徽宗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此下當別有赦

文今無從攷補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南郊赦文門下朕承列聖之丕

基奉至尊之休德繼志述事持盈守成躬攬萬幾茲踰

一紀荷皇天之垂祐浹函夏以底寧年穀屢豐雨暘式

敘羌夷請吏川岳效珍禹功無濫溢之災堯瑞告平成

之治永惟多祐誕集冲人屬三歲之親祠刺六經而定

制率時昭考欽修時祀之專若昔大猷盡正相沿之陋

迺齋居于路寢迺朝獻于殊庭得四表之歡心醴假于
 廟乘一陽之至景大報于郊對越昊穹佑我烈祖陶匏
 象性犧牲貴誠奠蒼璧以禮神秉立圭而拜貺器協商
 周之制樂兼韶濩之純案宋史是年十月閱新樂器于崇德殿出古器以示百官紫
 煙燎而燿火升靈光屬而風馬下禮儀既備知帝顧之
 不違福祿來崇豈朕躬之專享宜孚渙號溥洽羣倫可
 大赦天下於戲申命用休俾緝熙于純嘏配天其澤用
 敷錫厥庶民尚賴同德蓋臣秉文多士克咸勵翼永保
 隆平壬午上神宗哲宗諡號是年十月三日御筆手詔

朕若古之訓惟天為大觀天下物無以稱之故先王以
 類而求祀于圜丘象其形奠以蒼璧象其色冬至之日
 取其時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體其道夫天立而
 地黃立天道也上天顧諟錫以立圭內赤外黑尺有二
 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祇天之休于
 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可摺大圭
 執立圭庶格上帝之心以孚祐于下民永為定制案宋史是

年以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

一日壬午饗太廟因上神宗哲宗諡號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徽宗政和六年十一月
 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

此書失載年號以教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朕紹膺景命嗣守丕基尊

臨九有之師親攬萬幾之務翼翼敢忘夫寅畏兢兢常

謹于繼承躬宵旰之勤以圖天下之乂軫淵冰之慮以

保天下之安屬者百穀順成五緯來敘干戈載戢囹圄

屢空元命之辰九支占南極之瑞誕彌之旦三山紀黃

流之清案是年冀州三山黃河清宋史不紀其月日攷

可補宋史之闕樂作而羽鵠翔鼎定而慶雲集名山顯位斬封

禪者數萬人絕域殊方徠臣妾者十一國有邦之應于

朕豈功物生本乎天唯聖人爲能饗人道先乎祖雖天

子必有尊迪惟古訓之循實重國陽之報固嘗辨先王

之吉禮庶乎革合祭之非奉上帝之徽稱蓋以正異名

之失茲協豐年之屢載迎至日之長于時歌昊天成命

之詩奏圜鍾六變之樂奠璧以致蠲潔升烟以適高明

克禋克祀而精意昭來假來饗而珍符下肆緝熙于純

嘏以敷錫于庶民其播大猷用推曠澤可大赦天下於

戲報本反始得萬國之歡心蕩垢滌瑕對三靈之蕃祉

尚賴股肱良弼屏翰舊臣益殫忠盡之圖光輔隆平之

運同底于道永孚厥休

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園丘

大赦此條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當在是年

門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允符

昌運之隆美盛德而告于神明茲迪精禋之饗朕肇膺

駿命嗣守鴻業撫九有之嘉師開萬邦之壽域兢業克

艱于底乂寅威罔怠于求端聿承燕翼之謀哀對博臨

之祝屬者道源闡教帝祉凝釐農扈載謠黍稷報千倉

之慶明堂御歷璣衡觀七政之齊氏羌款塞以咸賓

案宋

史是年六月夏人納款詔六路罷兵

狴犴空圜而不式滎河順紀喬嶽錫

符丹闕瓊臺屢下叢霄之蹕彤烏秀草共昭炎德之祥

永惟奕世之休罔匪自天之祐爰申茲祀比答真祺是

用測嶰籥以迎長備鑾輿而展采羽林綺列闢五門象

魏之嚴法駕星陳正六引旗章之度夙祇清廟恭祓崇

壇耨玉藉以奉盛載誕豐年之報潔宮蠶而修幣用端

永命之祈

案東都事畧是年二月詔行藉田三月皇后親蠶

景鍾道和樂之音

嘉秬薦大尊之齊純精昭格肸蠁潛通月璧星珠紛燎

煙而上徹雲車風馬欵颿馭以來臨肆均拜胙之禧式

霈滌瑕之宥誕揚渙號敷告多方可大赦天下於戲佑

烈祖以格皇天予惟克邁乃訓綏多福而熙純嘏邦其

永孚于休尚賴輔弼同寅官師勵翼共浹無為之化茂隆累洽之圖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徽宗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

帝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事上帝而懷多福非禋祀不足以昭報本之誠紹大業以綏四方非升侑不足以極奉先之孝朕荷三靈之儲祉奉列聖之詒謀制治保邦克懋持盈之訓立政造事敢忘繼緒之思彌文監虞夏之隆成憲復熙豐之舊百度惟正庶績其凝士迪典常盡革淫朋之習民興淳樸式符道紀之昌人

後志以丕欽天監誠而孚佑清臺觀象瑞占七政之齊

陽館頒帛運協四時之敘雨澤應期而播潤河宗聽命

以回流農扈奏功黍稷嗣豐年之慶燕民效順封疆歸

輿地之圖

案九朝編年是年八月遼郭藥師高鳳以涿易二州來降

刑清而囹圄屢

空物遂而動植咸若驗諸福之畢至豈成功之敢居恭念祭不欲疏者禮之經物無以稱者天之德肇卜迎長之旦聿修肆類之儀簠簋豆籩秩九州之嘉薦旂常畢畢儼八衛之禮容庶邦底貢以駿奔多士秉文而顯相稽魯人先事之義以前饗于太宮歌周王成命之詩肆

靈承于有昊衍我烈祖徧于羣神禮三獻而精意昭樂
 六奏而靈祇下祥光旁燭景貺備臻修德錫符已應克
 誠之享行慶施惠用均拜胙之禧嘉與萬方共膺純嘏
 可大赦天下於戲百神受職知帝命之不違五福錫民
 浹海隅而不冒尚賴忠良修輔文武協恭益堅勵翼之
 心永砥輯寧之治爰咨爾衆咸體朕懷

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

宋史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

此書失載年號以日月及業大明制禮爰釐二至之祠朕恭承休光永念丕緒衍

我烈祖實賴賢能之衆多格于皇天當由閭里之安樂

整飭百度撫綏兆民神明享持守之誠華夏樂憂勤之

政屬者多稼徹燕雲之野齊氓安海岱之區遠人慕義

而玉帛來川后畏威而波濤弭荷天休之震動莫不率

從奉王業之艱難庶無罪悔是用誕舉豐年之報肅迎

景至之期吉事有祥先致殊庭之薦大禮必簡併嚴清

廟之承焜煌千乘萬騎之容終始七戒三齋之德迺潔

誠于陽館遂祇事于泰壇風馬雲車仰百靈之睠顧星

珠月璧知四海之清明兵錫蕃禧用宏大賚可大赦天

下於戲薦馨香之治益承九廟垂裕之休施曠蕩之恩
 更應一陽發生之候尚賴官師協德黎獻願忠共扶不
 拔之基永篤無疆之慶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禮志高宗建炎二
 年駕至揚州築壇于江都

縣之東南是年十一月壬寅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
 以太祖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觀會通以行典禮莫嚴定位以交神遠罪疾而弭
 裁兵亦或因時而致禱朕承大統誕受多方屬外患之
 相仍爰省方而臨幸念父母兄弟尚屈于敵疆惟甲冑
 干戈再淹于歲序問寢闕温清之奉在原深急難之情

信使屢馳久猶未報全師再遣坐待底寧復盜竊之無
 良乘邊陲之多事馮陵州縣震擾民氓衣冠傾仆干道
 塗耒耜荒殘于本業行者未知所適居者莫獲其安傷
 閭里之疾苦則撫循之政尚愆閔行陣之勤勞則休息
 之期猶遠每撫心而及此累當食以興嗟險阻艱難固
 備嘗矣勞來還定孰安集之豈非德之敢圖惟上穹之
 悔禍永懷眷祐恭俟監臨雖丁多壘之辰適在當郊之
 歲惟祭之或祈或報必大時物之宜而禮之有儉有豐
 特視情文之稱是用講有虞東巡之制循建武一成之

規新卷冕以嚴恭逮胥徒而齊沐蓋高在上聰明皆自
 于我民與善惟人治亂尤艱于天位既殫誠悃彌極戰
 兢仰覆冒之何心詎存時怨况顛危之已甚寧忍我遺
 疾呼反本而必聞精意默通而可動庶幾來假式燕多
 難新命舊邦協幽明而竝祝此疆爾界一內外以均安
 其敷曠蕩之恩以廣厯鴻之施可大赦天下於戲為斯
 民而請命敢忘庶戮之無辜置大器于復安實冀昊天
 之所子尚賴六服羣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復之功亟底
 隆平之業

案宋史紹興十二年臣僚言南巡來三歲祀明堂而郊天大祀未舉來歲乞行之十三年

三月築園丘于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自是高宗凡六郊是年十一月庚申冬至合祀天地于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此下常別有赦文今無從攷補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丙子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

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朕以菲躬獲承大寶賴三靈

之純佑宏濟艱難遵列聖之詒謀紹隆基緒干戈載戢

囹圄屢空田疇胥慶于豐穰華夏迄臻于綏靖繫神所

眷豈朕克堪念物皆本乎天宜謹精禋之報而德無加

于孝聿修竝侑之儀豫飭司存肇新器用迎土圭之至

景卽皇邸之齋居祇祓崇壇具嚴吉禮設陶匏而尚質

肅繭粟以貢誠籩豆靜嘉璧琮華潤粢盛蠲潔出于耕
藉之藏筍虞周環冠以景鍾之奏

案紹興十六年正月親饗先農于東郊行

耕田禮五月作景鍾十一月帝觀新作禮器于射殿撞景鍾奏新樂

佩玉鏘鳴而羣心肅

燎煙升舉而協氣充惟鉅典之備成敢蕃釐之專享旋
輿端闕霈澤寰區可大赦天下於戲降祉發祥既荷博
臨之貺赦過宥罪誕昭敷錫之恩更賴文武同寅股肱
修輔益思懋勉永底丕平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父天母地報莫重于精禋

尊祖欽宗孝莫嚴于涉配朕祗承駿命纂紹丕圖每念

王業之難所其無逸矧茲神器之重必置諸安方撥亂

而興衰惟履信而思順上穹孚佑列聖垂休甘露降而

風雨時五穀熟而民人育

案宋史是年四月湖廣江西路建康府並降甘露七月頒

農書于郡邑

邊鄙不聳囹圄屢空顧以眇躬膺斯景貺是用

迎一陽之長至舉合祭之上儀先清廟以告虔衍我烈

祖升園壇而肆類徧于羣神禮三獻而肸蠁通樂六變

而風馬降祥光旁燭協氣橫流載惟熙事之成實得歡

心之助上焉承祐豈予一人之敢專下以錫民惟爾萬

方之竝受於戲易薦上帝德崇而刑罰清詩美太平神
寧而福祿下更賴忠良協贊內外交修共隆不拔之基
永底無爲之治

十八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但稱十

八日失載年月以十一月戊申推之爲十八日知當在是年也門下肅若古先鋪聞典

制蓋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肇郊廟之明禋唯聖能饗
帝而孝能饗親展皇王之高致重循菲德獲履丕圖體
昊穹率育之仁每計安于黎庶嗣列聖好生之訓不輕
用于干戈陟降旣孚邇遐咸乂九穀秀康年之畝五辰

澄宣夜之躔犴圉簡清疆陞整服祇荷博臨之眷敢忘
昭事之誠爰修三歲之彌文式歲一純之大報款眞庭
而朝獻假太室以裸將遂造雲陽之宮以迎日至之景
合祛天地升侑祖宗踐豆薦芳見會通之行禮鳴鐘應
律寫和樂以成音佳氣焜于樵蒸美光充于陔陞高靈
竝貺熙事備成濟濟駿奔有同寅之多士穰穰山委可
專饗于蕃釐發肆恩言普施惠術可大赦天下於戲惇
將禮以秩祀儀模日月之昭受厚福以漸民號法風雷
之布更賴經邦公輔服采臣工永肩勵翼之衷共托隆

平之業

赦文

案宋史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合祀天地于

是年也 門下朕膺申命之休履中興之運惟發祥流慶之

既遠敢昧靈承念創業守文之為難每勤紹復儲精神

而聽斷寶慈儉以化民荷穹昊之降康賴列聖之孚佑

五兵不試寰宇阜安百穀用成刑罰清省靈芝連葉于

廟柱

案宋史是年五月太廟仁宗室柱生芝九莖

昭朝饗之孝祥嘉禾合穎

于甸郊備粢盛之潔薦諸福畢至豈朕敢當是用敦報

本反始之誠備飭躬施教之義維天神地祇之貴祭莫

重于合祛維祖功宗德之隆孝尤先于升侑迺備乘輿

之駕迺率侍祠之臣謁款殊庭裸將太室候黃鍾之初

氣奉紫時之明禋禮三獻而有儀樂六變而告備神光

竝見協氣橫流資我思成既秩精能之祀配天其澤爰

施汪濊之恩肆舉邦彝誕敷渙號可大赦天下於戲事

上帝而懷多福益堅不已之純惠中國以綏四方宜有

大賚之慶更賴爽邦哲輔服采羣工共循宏遠之模永

保安強之治

赦文

案宋史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于

宋朝事實

卷五

三

是年門下朕欽紹慶基肅遵昭式謂因天事天而因地也
 事地有丘澤之合祠惟以聖繼聖而以明繼明宜祖宗
 之竝侑每躬三歲之祀茂輯百神之釐既益厲精更思
 圖又體覆載無私之德廓爾大公奉燕詒有永之謀丕
 釐庶政中外闔懌顯幽統和靈臺申偃伯之占砥路息
 鳴桴之警象載昭察甫田登成既膺孚佑之休當極濟
 明之報是用躬飭鸞路涓熙紫壇斂帝藉以共粢盛哉
 天歌以序金石案宋史是年七月帝親製郊廟樂章祇見恭館裸將太宮
 遂迎景至之長載歲郊禋之吉大宗祈而宴饗嚴陟配

以宣延實俎焚膏旅令芳之嘉薦展詩應律鏘噉繹之
 和聲精意洞乎九闕祥光襲乎五瑞清明鬯矣事既底
 于備成福履綏之美敢矜于專享誕受函蒙之祉普施
 曠蕩之恩於戲馨香感于神明哀對一純之祐膏澤洽
 乎黎庶竝臻四極之熙尚賴輔弼同寅官師率職協亮
 有邦之采永恢長世之圖

宋朝事實卷五

宋朝事實卷六

廟制

宋

李

攸

撰

元符三年詔曰藝祖順天應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
 代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盈成之運奉太平之業
 登岱告成文物典章于斯大備皆在仁祖竝尊千百世
 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治天下在
 位四十二年利澤之施丕冒山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
 神器之重措宗廟于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

宗皇帝享國日淺未究施設奄棄萬國神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于天下興學校隆經術勸農桑寬徭役禁暴以武理財以義凡政令法度有未當于理不便于時者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何可勝紀羣臣引舊典數上徽號然自謙挹終抑而不居規模宏遠凜凜乎三代之風矣而廟祏之制殊未議所以尊崇之典闕孰甚焉朕夙興夜寢所不敢忘也宜令禮官稽參尚周兩漢故事攷定仁祖神宗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寺奏少卿盛次仲等言恭惟仁宗皇帝承文明武

定章聖之後民庶物阜咸底安樂于是純以仁德在宥天下明慎庶獄哀矜無辜側席盡芻蕘之言臨軒空巖穴之士約侈玩之好絕盤遊之娛恭儉之意無非爲民夏羌猖狂款塞則聽之儂賊背誕越疆則舍之舞干兩階卒自請吏百越之長南夷之蠻聞至仁而來歸者梯航相屬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在覆幬無不丕冒草木之微昆蟲之細凡在生育無不咸若肆享國四十二年至今田童野叟有聞遺老之言述當時之事者猶春風時雨沐浴膏澤咸有生意而遺澤猶在也至于蚤定大

策授英廟以神器之重子孫相承克享天心此又爲宗社計立萬世之基也天祚有德是生神考以卓然天縱之德輔以緝熙光明之學慨然遠覽三墳五典之所載其詳旣不可復見然猶得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心者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尊經造士而舉世知道德之意弛力便民而終歲無煩擾之勞理財以義水旱有時而糴不加貴禁暴以武兵革以時而民不加賦循名責實而政事舉信賞必罰而勸沮行下至百工技巧咸有品式本末具

舉小大畢張勵精垂御十有九年典章文物炳然與三代同風規模宏遠迄今四方向風蠻夷率服法令具而民不犯器械精而兵不試惟見農安于野男耕而女桑商賈于塗貫朽而粟腐內外晏如萬世永賴斯詒燕之效也譬如日月往來四時迭運人見其歲功自成物物咸遂不知帝王造化之所在故曰惟天爲大民無能名焉惟我神考實體之矣謹按禮記王制尚書咸有一德春秋穀梁傳荀卿之書皆言天子七廟則有天下事七世親盡則毀古今之通制也至于有功德者宗無常數

故商有三宗周有二祧其來尚矣漢羣臣雜議論者不一惟大儒劉歆學術該洽謂宗無常數所以勸帝者之功德議者善之于是以高祖爲太祖孝文爲文太宗孝武爲武世宗司徒掾班彪世推儒宗亦以歆之議爲得及光武立廟睢陽奉祀不改與天無極

案此下似有闕文于是

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治平熙寧僖祖順祖祧遷議 治平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禮院奏僖祖文獻睿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祧藏于西夾室今具合行典禮如右臣等謹按禮記檀弓

曰舍故而諱新注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唐會要永徽三年左僕射于志寧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弘農府君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又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言睿宗神主祧遷其忌日准禮合廢從之今僖祖皇帝神主祧遷伏請准禮不諱其忌日亦請依禮不諱詔恭依熙寧五年進呈兩制議僖祖廟事惟韓維異議神宗曰昨日韓維上來說廟事引文武之功起于后稷以謂因其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王安石曰經稱文武之功非稱后稷之功稱尊祖非稱尊有功言

后稷非文武之功不能有天下不能有天下則不得行祭天之禮文武非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禮則以后稷配天乃所謂尊祖也上曰韓維又引王不待大以爲亦待小國而王安石曰孟子自論湯文王不待大國然後有天下何關尊祖事且夏禹郊鯀禹非因鯀受封然後有天下前代固有不待有國而王天下者禹是也故揚雄以爲禹以舜作工上曰鯀治水或有封國亦不可知安石曰若據書傳所載封于有夏氏曰有姒者禹也無預鯀事上曰尊祖不計有功此理無疑安石曰韓維言

夾室在右自爲尊位此尤無理今若子孫據正堂使祖父在偏房乃以偏房爲尊位豈爲不悖又言遇禘祫卽令僖祖東嚮如此卽是以遷祖東嚮古無此理上問配天如何安石曰以禹郊鯀言之卽是當郊僖祖推太祖孝心豈以郊僖祖爲憾上令禮院集議馮京進呈議僖祖事安石曰此事欲決自聖裁如韓維議西夾室在堂之右似亦無嫌譬之人家若兒婦在正堂祖父居兩偏房乃謂兩偏房爲尊計韓維家必不如此安排如何令宗廟乃如此韓維又言遇禘祫卽僖祖東嚮旣合東嚮

如何卻毀其廟遷其主所議止此兩事分明不可行上曰韓維已屈服只是疑郊配合如何安石曰前代郊配亦不一如商則祖契而宗湯周則祖文王而宗武王然以理言之若尊僖祖爲始祖卽推以配天子禮爲允先王之制禮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故推僖祖以配天必當祖宗神靈之意上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禮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亦于明堂事體爲允上曰今明堂配先帝安石曰此乃是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爲

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歡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卽明非以考配明堂也安石曰韓維本欲御史諫官禮官集議朝廷既不從乃獨議如此初欲別爲僖祖立廟兩制笑其議改爲今議上曰韓維是要求衆人爲助然且令禮官議無妨看他別有何說後數日進呈孫固等議僖祖事上疑配天事安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配天以祖以祖非以功若以有功卽繇以

無功殛死豈得謂之有功然夏后郊鯀卽非有功可知也上疑禹因鯀之功安石曰鯀逆洪水禹順而道之是革也非因也上又疑僖祖非始祖安石曰僖祖非始祖誠是也僖祖與稷契事卽不盡同卽郊與不郊裁之聖心無所不可緣無害逆順之理故也若藏其主于夾室下附子孫卽逆尊卑之序不可不改也上以爲然乃下固議令太常禮官併郊配議奏上因言姜嫄廟欲爲僖祖立別廟安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理韓維初議如此爲人所笑故改議姜嫄所以有別廟者嫄禘人也

以先妣故盛其禮歌舞皆序于先祖之上不然卽周不爲馨廟而爲嫄廟無說也進呈僖祖奏議上曰但議宗廟事卽士大夫紛紛蓋士大夫以禮文爲己任故也馮京曰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東嚮爲恨安石曰野人曰父母何擇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祖矣陛下奉宗廟當擇學士大夫之髦俊與之供祭祀蓋詩人稱文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爲此故也然則議宗廟事要合于士大夫髦俊之心豈可以合野人爲當上又曰本不合議配天議者何以及此安石曰亦須議了然本朝配天之禮亦

皆不合于禮經但此事未害逆順大倫有所未暇釐正
上曰今如何議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
配上曰好安石曰此事須中書門下議定乃降敕施行
馮京又言禮官以祧爲疑安石曰此但改正僖祖順祖
合祧于禮亦無可嫌上曰莫是爲忌諱無妨是年十月
太常禮院言奉聖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者竊以聖王
用禮固有因循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變古請奉僖
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
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祖

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
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
之故也若無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
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
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
毀其廟而藏其主于夾室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子孫
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
或有之攷合于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乞以
所奏使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答曰廟祧之序蓋

有典彝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予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祇服宜依所請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以僖祖居東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後如遇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

司馬光議英宗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臣光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宗當遷夾室當時議臣

不以爲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于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于後世臣愚以謂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于夾室今英宗祔廟順祖亦合遷于夾室伏乞更賜詳擇知諫院范鎮議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鎮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

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哲宗卽位鎮
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崇寧二年九月詔朕
寅奉宗祧丕式古訓廟室之制厥有常典於惟哲宗實
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忝默乃增
一室于七世之外遂成四穆于三昭之間攷禮與書曾
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
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
宗祔廟神考聖學高明以義斷恩上祧順祖暨神考祔
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當爲一世祧遷之

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伴令禮部
太常寺詳議聞奏又詔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
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乎古
先尊爲不祧者至于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
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渝暨我元符尊奉之文又隆
而不可殺博攷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
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推恩
以稱情而爲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
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

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太廟七室議 嘉祐八年八月乙酉以修太廟成命參知政事歐陽修告七室初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對左右祭器填委嘉祐親祫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至是宗正丞趙觀因修廟室增廣檐陛如親祫時詔從其請凡增廣二丈七尺丙戌太廟神主復歸于七室初太常禮院奏當以太祖太宗為一世神主祔廟則增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議觀文殿

學士孫抃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案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句宋史禮志作不及其父蓋小乙為祖丁之子特以兄弟世次相及遂云為其太祖于稱名不順故宋史易之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于高宗

敬宗文宗武宗之于穆宗

案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之子敬宗原本作恭宗以避

翼祖諱宋史因之不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

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

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

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嚮真宗居穆位北嚮蓋先朝稽用

古禮而著之于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

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之事七世之禮詔從之于是龍圖

閣直學士兼侍讀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

議曰臣等謹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

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

三穆之初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

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

于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

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

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故止三昭三

穆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

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神主于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神主于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于西夾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又詔抃等議議曰先王之禮自祖以下隆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其說出于不見商書伊尹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

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者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旣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爲于禮當遷如此則是天下之尊而所事止于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隆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僖祖當遷者以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于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臣等以爲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旣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

先朝事實 卷之六 錢致純校
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攷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
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
等竊以爲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于經傳七世
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又從之

太廟戟門 太常禮院言天子宗廟皆有常制今太廟
之南門立戟卽廟正門也又有外牆櫺星門卽漢時所
謂墻垣乃廟之外門也昨新建面西牆門原在通衢以
止車馬之過廟者其臣僚下馬官勿禁從之初知宗正
丞趙恭和言今廟墻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嚴宗廟請

別爲復牆以甃累之故又設面西之門然而非制也

滁州并州澶州三宗神御殿 仁宗謂輔臣曰朕覽自
古帝王凡起義及立功之地皆崇建浮圖以旌示後人
如唐太宗之詔是也恭惟太祖擒皇甫暉于滁州是受
命之端也太宗取劉繼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統也眞宗
歸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功業若此而神御缺然
是朕不能顯揚祖宗之盛美也今于三州因其舊寺建
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曰端命并州曰統平澶州曰信武
神御告遷上親奠辭及太宗神御至并州是歲四月二

十二日也上謂輔臣曰朕閱平晉記所載太平興國四年親征至太原城下亦此日也事之相去七十有五年

案宋史滁并澶三州神御殿建在神宗皇祐五年自太平興國四年至是年凡七十五年原本誤作十有五年正今改而日月符合如此何其異也宰相龐籍等曰陛下

孝德感通故符合如此請付其事史館

列聖神御殿 咸平初真宗始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

聖容于啓聖後院玉清昭應宮范金以肖祖宗像餘多

塑像其殿名在京奉先禪院曰慶基者奉宣祖在太平

興國寺曰開先者奉太祖案宋史開先作開元與此互異在玉清昭應

宮曰二聖者奉太祖太宗在啓聖院曰永隆者奉太宗

在玉清昭應宮曰安聖在景靈宮曰奉真在慈孝寺曰

崇真在萬壽觀曰延聖在崇先觀曰永崇者竝奉真宗

在景靈宮曰孝嚴者奉仁宗曰英德者奉英宗而外郡

在揚州建隆寺曰章武在西京應天院曰興先在滁州

曰端命者竝奉太祖在西京應天院曰常華在太原府

曰統平者竝奉太宗在西京應天院曰昭孝在澶州曰

信武在華陰雲臺觀曰集真者竝奉真宗又鳳翔太平

宮有祖宗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三聖神御殿西京永

安縣會聖宮有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太祖御容諸后影殿在京奉先禪院曰重徽者奉明德太后章穆皇后在慈孝寺曰章德者奉章獻太后在景靈宮曰廣孝者奉章懿太后在萬壽觀曰廣愛者奉章惠太后又曰神御殿古原廟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宣祖昭憲皇后于資福寺慶基殿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興國寺開先殿景靈宮應天禪院西院南京鴻慶宮永安縣會聖宮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命殿太宗神御之殿七啓聖禪院壽寧堂景福殿鳳翔上清太平宮

并州崇聖寺統平殿及西院鴻慶宮會聖宮真宗神御之殿十有四景靈宮奉真殿玉清昭應宮安聖殿洪福院壽寧堂福聖殿崇先觀永崇殿萬壽觀延聖殿澶州信武殿西京崇福宮保祥殿華州雲臺觀集真殿及西院鴻慶宮會聖宮鳳翔太平宮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神御于景靈宮廣孝殿應天院章獻明肅皇后于慈孝寺章德殿章懿皇后于景靈宮廣孝殿明德章穆二后于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于萬壽觀廣慶殿紹興十五年秋復營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東朔望節序帝

后生辰皇帝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其殿名徽宗曰承元欽宗曰端慶高宗曰皇德孝宗曰系隆光宗曰美

明寧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光

案此條末有光寧理度四

朝神御殿名與宋史禮志略同當是後人增入非李攸原本

廣親宅神御殿 嘉祐三年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

初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若援廣

親宅例當得興置則是沿襲非禮之事詔送兩制臺諫

禮官詳定上言漢韋玄成奏議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

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諸侯其後遂罷

郡國廟今睦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悉宜罷時上

以廣親宅置已久不欲毀之

案此下似有闕文

范鎮乞罷修并州神御殿 鎮言竊聞并州素無火災

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火災天意若告陛下祖宗御容

非郡國所宜奉安近日又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

土木以重困民力非以答天意也自太宗皇帝下并州

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寬其賦輸

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皇帝之德

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觀天意

下顧人心特賜停罷臣不勝區區之愚

景靈西宮記 臣謹按景靈宮實始大中祥符以奉祠

聖祖逮天聖初乃易其旁之萬壽殿以爲真宗館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嚴熙寧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藝祖太宗之殿曰慶基曰開先曰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章德廣孝皆舊寓于老佛之祠布在都邑與夫郊野之外歲時奠謁或不克躬行而清蹕所臨動涉塗巷百工執事疲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齋莊之誠廣孝欽之本也神宗天錫聖智超然

遠覽功成治定之際乃詔有司度宮之東西建六殿爲原廟奉祖宗之靈設以昭穆之次列于左右又爲別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經營締構規畫程度靡不素定按圖卽工成不期月觀者駭異以謂非造化融結孰能若是之壯麗神速也又以宣祖潛真隱耀實基王迹歷數所鍾自我流澤故名其殿曰天元藝祖膺命造邦撥亂反正兵不再試五服來享故曰皇武太宗親執晉俘混一區夏覆載之內莫不嚮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瑞應圖合牒故曰熙文仁宗德教

善政康濟天下涵養覆露四十二年納斯民于仁壽之

域故曰美成英宗誕膺景命以紹文祖天人和同遠邇

綏靖故曰治隆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景靈宮神御殿

太始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儷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輝

極真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

是記于五后殿名皆未之及事辭稱情名實無爽雲漢昭晰揭諸門

閱四方摺紳傳誦于今不絕今皇帝踐祚之七月哲宗

復土泰陵議廣原廟于顯承殿之左一日顧謂輔臣曰

神考盛德大業越冠古今而原廟之制實始元豐惟顯

承僻處一隅曰迫廛市無以稱崇報之重宜改營新宮

于馳道之西奉神考為館御之首詔示萬世尊異之意

羣臣踴躍附合為一退而表請其事詔曰恭依曲士腐

儒有以為不當遷者皇帝持其說益堅卒破浮議計不

中卻無有內外若臣若子皆延頸企踵知皇帝之繼志

述事如其篤且至也恭惟神宗皇帝聖神文武有不

世出之資仁孝勤儉著無能名之德內無聲色便嬖之

惑外無游宴玩好之累正心修身以先天下而奮然大

有為于世引見多士無間疎遠日昃不倦省閱幾務無

憚寒暑夜分不寐孜孜焉以招徠俊又綜覈名實詢求

民瘼修飭治具故興學校擇師儒建三舍崇經術以養人材發倉廩時賑貸募阜隸絕繇役以寬民力修水土之政以敦本業而盡地利嚴保伍之法以察姦宄而寓軍令宗子疎屬裁祿秩之濫而誘掖以宮學禁衛冗兵攷尺籍之實而銷併其名額重祿責吏以杜苞苴請託之私限員入流以懲胥徒仕進之濫理財賦以待邦國之用修武衛以固封疆之守凡可舉之事世以爲難濟而不敢建者必爲可革之弊衆之所甚願而不能改者必革有勞者必賞有罪者必罰號令風采凜然更新方

是時士以緣飾表彰盜名吏以便文苟偷玩令積習旣久寢以成風在廷之臣議論蠶起挾衆尙異更訕迭毀而不能惑乘機伺隙危言巧中而不能搖固守而力行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焦勞惻怛夙夜以之一時同事之人聚精會神叶謀并力以趨上之所嚮而上之所措縱橫泛應雖匠石之斲輪庖丁之解牛不足以喻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典章區式纖悉備具乃至尙方武庫之兵犀利堅勁期門羽林之士簡鍊精銳皆昔者之所未有外則郡縣五溪授以冠帶開拓洮隴建之旌節

嶺梅絕域重譯請吏天地順紀風雨以時年穀屢登閭里安悅英聲茂實充塞宇宙非至神大智誰能與于此乎中更元祐之變政之已改者人必病之已廢者人必思之然後益知其所設爲良法善政雖偏言橫議亦莫之能易也今皇帝睿哲溫恭躬有聖質上帝眷顧駿命所集孝悌慈仁聞于海內遠識獨見明竝日月沈幾剛斷堅若金石固足以紹庭緒業克成厥功然猶兢兢業業恭慎約戒毀臺榭卻珠珍罷土木不急之役而必以繕治太室建原廟爲先旣崇飭太宮以爲斯宮之首遂

奉宗祏上配烈祖世世獻享不遷不毀以爲郊祀社稷竝列無窮致孝寧神之道可謂盡矣蓋西宮之地東與故宮相直其棟宇之制供張之具一視故宮無有損益大明之南有門曰燕昌北有殿曰欽儀實母后之所御也西則爲寶慶殿以奉哲宗而南有門曰世德東則有皇帝齋祓之館門曰昭德殿曰潔誠庖廚次舍各以其序凡爲屋六百四十區經始于元符三年十月之甲子

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建景靈西宮在元符三年八月據此在十月與各書互異功不采歲役不

告勞行者不聞斧斤之聲居者不見追胥之擾而崇墉

廣廈屹然特起于端門百步之外象魏之下俯視二宮
 樓觀崢嶸高切辰極金碧焜耀上薄光景都人士女與
 夫要荒廣莫之來庭者肩摩足接卻立跂望排衆爭前
 以快先覩歡欣嘆悅洋溢道路非皇帝睿哲至誠出于
 天性而不怵于卑近之說又何以臻此哉周之文武世
 有明德以儀刑于天下成王率時昭考以緝熙于純嘏
 故鳧鷖之詩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其詩之始曰福祿來成終曰無有後艱皇帝嗣
 宅神器祇率天下不愆不忘乃作斯宮以顯異先烈是

似是續以追配乎前人方之成王何慊之有宰臣姓名

謹記案此所云宰臣姓名未著何人據宋史元符三年

十月韓忠彥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又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曾紆字公衮布之子建中靖國中布在相位奉詔撰景靈西宮碑紆之筆也

復廢后制 景祐二年廢皇后郭氏薨詔復后號制曰

生而有貴秩于朝歿則申卹典于第矧蚤嬪于天極而

奄謝于人寰不舉徽章曷旌遺躅故金庭教主沖靜元

師郭氏鍾層沙之慶分寶婺之輝動鑿圖史之規居服

組紉之事自玉衣叶兆金屋承榮夙施輔佐之勤益懋

閑和之則而乃遺情物表探味淵宗獨抗出塵之心遂
 厭塗椒之地靈期遽迫朝露易晞良增悼往之懷載厚
 飾終之典嗚呼柔儀永隔內範如存躡三景之蹤倏同
 于萬化應四星之象復正于尊名芳魂有知歆我渥命
 可特追冊為皇后停謚冊祔廟之禮其鹵簿儀物皆用
 孝章皇后故事

温成后祔廟議

原註石揚休上言封香書名事附

温成皇后神主祔

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
 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祭事內

出圭瓚以灌鬯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
 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温成廟而用圭瓚
 是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
 易之察有難色日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內
 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即改用璋瓚宋史吳充傳云張
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式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不載請奏易圭瓚事此書足補其闕天章閣待制何郟奏曰臣伏見故貴妃
 張氏自始沒贈后仍于墳所置廟不稱制度人言紛紜
 譏議至今不已稽其本末其有由然夫國有嬪妃蓋是

常制必有賢德乃可備位蓋聞張氏之存也諫官王贊
倡始建議策進加位因結託以固恩寵廟室之設竝行
定數前代之建別廟皆是不經張氏之歿也禮官王洙
專用失禮講成廟議不守舊章敗亂典法二人者不正
之心深可誅也況聞始謀葬之時禮臣按故事上議惟
當于墓所置祠室本無立廟之說而王洙不顧歸過于
上與當時執政合力務爲將迎浸長其事以成黷禮之
失春秋載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蓋仲子非嫡而
立廟獻舞故聖人譏之張氏亦非嫡又母后在宮而追

冊后號仍建廟焉是尤不可也若遂而不改其招萬世
之譏固無窮矣今欲正其失莫若改廟名爲祠室歲時
祀享不差祠官但委中官或內人掌之如此則其事初
爲姦臣所誤而改之則過在下而不累聖德矣臣近累
爲祠官親見禮物黷亂所不忍視故敢上縷陳述伏望
聖慈下有司速更之則足以追贖前失上頗重其言雖
不盡行然頗損其儀舊制每有祠祭封香稱臣書名至
是祀溫成廟內出封香亦稱臣書名知制誥石揚休上
官曰溫成本陛下妃妾不當稱臣此乃太廟之制有司

不以時聞致有此失上曰朕見諸廟封香一例進來所以各為書名以表事宗廟之恭豈可溫成之廟亦稱臣

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即命改正

案宋史溫成皇后祔廟時

吳充知太常禮院石揚休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各詳見本傳此書但云吳充監禮知制誥石揚休不著太常官守似失之疎略

宋朝事實卷六

程